

游泳与书法

启龙乡兄：

昨得兄谈论书法微信数通，反复阅读，受益匪浅。吾无意成为书法家，但对书法的爱好，则至老不渝也。

吾思所谓书法，与游泳有类似之处。想吾故乡凡家住河边者，几无不能下水扑腾几下子的。尽管那姿势或狗刨、或猪拱，皆无美观可言，但涉水救命之用具矣。此种泳术，难登大雅之堂。想成为运动员参加比赛，那还得摒弃旧习，从头学起，其难度甚至大于从没下过水的旱鸭子。

我记得早年有部电影名曰《水上春秋》，讲一擅长扎猛子的来自农村的运动员，参加蛙泳比赛，常以潜泳绝技胜出，获金牌若干。后有关部门修改章程，蛙泳比赛中不准潜泳，这运动员只好放弃绝活改学标准姿势，最终又获成功。当然我们知道，类似这种情况再获成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在现实生活中，书写较游泳更为

普及，而形成了个人风格的书写者也不在少数。从笔迹学的角度来讲，那可以说一人一个风格。但要写出真正的书法并进入书法家的行列，那就要放弃许多个人的东西，按照约定的标准书写，方能得到承认。这很有几分霸道，但也是无奈，因为这被约定的标准，是经过无数次优胜劣汰形成的。

现代的泳技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最能发挥潜能、最能提高速度的。吾思在书法演变的漫长过程中，对速度的追求应是最大的动力。至于是否美观，在初始演变阶段当是属于第二位的。现在当然颠倒了过来。当今电脑时代，用毛笔书写是近乎奢侈的行为。速度



已经无关紧要，美观抑或吸引眼球几乎就是唯一的目的。这与游泳不大一样了。游泳不问姿势是否美，只论速度。当然只要动作标准，大家的泳姿也差不了太多。甚至可以说：快就是美。

对书写速度的追求，源于书法的实用性，因此，易于辨识也是演变字体的基本要求。这也是约定俗成的草书规范产生的根本原因。当然，在草书规范化的过程中有的人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就像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是广泛吸收了前人的学术成果、广泛汲取了民间的智慧一样，汉字的演变也是如此。那些民间的书写者为了便利和速度的不规范书写，最终成了我们的规范。

毫无疑问，在当代，书法的实用性已经大大减弱，书法的观赏性几乎等同于书法的观赏性时，书写变革的根本动力已不是速度而是美观或夺目，这就导致了书写材料上的标新立异，以及章法上的造险与字法上的求奇。这大概也是所谓的现代书风产生的原因吧。

我对锐意创新者一向敬仰。许多现在看起来离经叛道、不被接受的东西，将来有可能成为后人眼里的经典。现在最好不要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态度。但创新者也应研究创新的规律，即创新其实是量变的积累，另起炉灶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书法领域的创新更是如此。

吾在小说创作领域，一直锐意求新。但近年来愈感到小说技法其实并无严格的新旧之分。无论如何新，最基本的东西还是必须遵守。书法大概也是如此。我是业余爱好者，不敢妄言，泛泛浅见，供兄方家一哂耳。

即颂豫笔生花
庚子冬月 村叟 莫言
(此文今日“两块砖墨讯”公号同时推出)

韩松

坦白讲，为诗集写评论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诗虽然是用了文字，但它是很难再用文字去复述的。诗只能读和诵，然后去感受它。诗的文字本质上是在打破和超越文字。

读了郭初诗集《初》，我的感受是，灵空中透着仙气。我甚至有了一种自己也想写诗的冲动。要能每天一首，或者每周一首、每月一首，该多好啊。但这只是一种羡慕和向往。像郭初这样还能用如此精致的文字写诗的人，真的是这个世界上难得的宝藏。奇异的是，这似乎是一个适合用诗来书写的岁月。过去一年来涌现了很多诗。最近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中澳文学对话上，多位作家都用诗来对话，而摒除了其他的表达，像郭初一样，他们也用诗来写疫情，仿佛此时只有诗能传递那种感觉，别的都很难。而且除了感觉，诗似乎更能记录，乃至更有真实感和完整性。

郭初的诗就是这样。它们让我感动或伤感，有时又振作起来。以我笨拙的笔来述说，有很强的直面宇宙的感觉。郭初用短短的字句去描写这无可描述的巨大存在。天下万物包括人类，所有的躯体和精神，都是由137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的粒子构成的。科学、哲学和宗教已经对宇宙做了描述，但是我们感到仍然有欠缺。这给诗留下了空间。我们可以用文字来承载直觉，书写大千世界宇宙万物。郭初的诗读来就好像看到青青翠竹郁郁黄花。她写二十四节气，写植物，写水果，写风和雨，写动物和人造物。这些都是宇宙。在她的笔下，回形针是时空弯曲而成的迷宫世界，海螺是藏身真相的罗生门，未经天鹅签名的雪总是冷的，浩瀚的星空只是你左手中的一把细沙。她在《荔枝》中写道：

没看見完整的結構之前，世界
是何等的荒謬；无聊時
跟虛無調情，隨意把玩一番殘缺
遇到好的天氣，還有可能
輕扶着謊言的頭髮，向神像
撒個娇，以便求得一副無意義的安
慰劑……

咬一口荔枝的甜美，再回首時
凹凸不平的果壳上，世界
又岂止是世界，至少，背景的底色
已由虛無，拓深至果核內的新生

历史上咏荔枝的诗也有很多，但郭初的是如此地独特。我好像在这些文字中看到了整个世界突然裸露着呈现，是“果壳里的宇宙”。荔枝让人想到那个从太空中回望的黯淡蓝点，与郭初在诗中提出的问题相呼应：“一粒尘埃，能不能知道它在宇宙中的位置呢？”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人类的逻辑思维目前是不能理解的，用电影也表现不出来，超级计算机也还没有答案，只有用诗，能使我们身边的每一样物体都成为可以确切感知的宇宙。人生像荔枝一样平淡饱满而虚无荒谬地存在于宇宙中，是一样值得吟咏的事件。

同样她写二十四节气，这是自然界的变化，造就生命的轮回，我们见惯不惊，却也被赋予独特的境界。这首《清明》一开始便惊世骇俗：

墮落，其實是一件累人的事情
空中，殘存的傲慢，就好像
從優雅的數學方程式里，拋擲的
函數邊角料，疲憊地拖曳着
不計后果的自負和驕傲，落入
懸案般的懸棺之中。醒來時
清明淨朗的光線，已將舒伯特的
鱈魚，釣上云端

……
这是我们熟悉的清明吗？我只能去揣测和慢慢体会。文字在这里直视深渊。在量子力学看来，观察者的心与物的交感，可能是世界生成的原因。我觉得，诗歌更接近量子涨落。它是不可替代的心与物的融洽。因此郭初的诗另一让人感叹之处，便是它直指人心。宇宙是对应于每一个人的。诗人的主观视角是如此敏感而纤细。诗成了人类自由意志的至高体现。它在潜意识和意识交织的空隙中，带来无限延展的辽阔。这便是一些看后即忘的视频达不到的效果。我不禁想到最近流行的一句话：“能好好用文字表达的就不要生产垃圾视频。”因此这正是诗歌以其本身，给人的启示。感谢郭初的诗歌为我们带来的这样的启示。

由跟银河系星系数量一样多的神经元构成的人心或意识，是宇宙中最难捉摸的，郭初的诗传达了这样的微妙。她的诗是难以被计算机写作替代的。这首《一横，一竖，或者生命的坐标》亦能让读者对人心的漂浮不定深有体会，这是它的节选：

……
那頓悟的會心一笑，却在瞬間紅了
眼眶

一橫，一豎，在生命的十字路口相遇
他平靜地告訴自己
睡吧，一切將會過去，一切，將會重
新開始

又如這首直接揣摩艾略特心灵的
《回头的艾略特》其中的一節：

他生來就喚得出墮落的味道
希望能在從心靈這個悲傷的器官，搭
建起

詩歌的橋梁，重新回到
被遺忘的原初，從那里帶回些不朽

文字的存在必定是有深意的

| 读郭初诗集《初》



的东西

通过宇宙和心灵，诗歌最后是直入世间，完成了记录的功用。最伟大的诗歌是反映了时代的。从金斯堡到艾略特，从杜甫到郭小川，都是这样。郭初的诗，每一首是一幅素描，但是比画更多。很多人都能学会画画，却始终无法学会写诗。诗记录灵魂，也是用灵魂记录。灵魂看到了我们平时用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或者是眼睛故意关闭起来不去看的东西。比如这首《不一样的雪》，写了2020年不寻常的冬天：

……
你看，地上的泪花，凝視着空中的
雪花

它们彼此確認眼神的样子
像不像精心謀劃過的反轉暗
示呢

要不然，打開了封印的病毒
怎么会發起最後的瘋狂——
“如此雪夜，最適合殺人，沒有一
絲血腥氣”

也許，這便是為什麼，雪花在聽到
毒魔殘暴的聲音時，會向上飄飛
的原因吧

……
當一只黑色的巨型蝙蝠划空飛過
路口的拐角處，一位老爷爺背上
手風琴

拉起了那首悲歌——蝙蝠復仇的
故事

……
這是多麼奇異而震悚的意境，暗合
着那皆能感知的却用其他方式不能記
敘的節律，耐人回味而又讓人嚼嘴，從
中體悟的，不僅僅是詩人的悲傷、怜憫、
矛盾和憤怒。詩歌記錄的現實是會讓
人瘋狂的。它用不改變世界的方式來改
變世界。它在日益縮小的活動空間中，帶
來無限延展的辽闊。這便是一些看後即
忘的視頻達不到的效果。我不禁想到最
近流行的一句話：“能好好用文字表
達的就不要生產垃圾視頻。”因此這正
是詩歌以其本身，給人的啟示。感謝郭
初的詩歌為我們帶來這樣的啟示。

我們的祖先發明了文字，從載於
甲骨開始，到竹簡、紙張，又進入計算
機系統，便這樣生生不息，精致有型而
凝練高貴，它在這個宇宙中的存在必
定是有深意的。而詩是它最了不起的
意義之一。

柯勒律治說，詩歌是最好的字按
照最好的次序排列而成的。尼爾·蓋曼
說，詩的完美在真實世界中很難得到。
我們已經無法複製唐宋詩人的境界。
所幸的是，郭初的詩讓我知會到，那樣
一種讓人感動的精美還在延續。詩意
不僅僅是在詩中，而是遍布各處。能做
的是不要讓它喪失。而它也不会喪失。
我猜測可能宇宙最終的表現形式是
詩，繁星點點的畫面只是它的表皮。

说“缘分”

也是模糊性乃至神秘性，并给予善意理解的文化心理。试想，生命或性命的那个“命”，不就是人自己理解不了也无法左右的神秘性吗？用庄子的话说：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所谓“神”和“神秘”，其实指人的理性思维难以解析和认知，又让人心生敬畏的现象。古人说“阴阳不测之谓神”“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秘”。世界上的许多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都有许多神奇之处，值得我们领悟、体验、欣赏和礼赞！中国古人对神和神秘性的这种非实体、非偶像的体验和态度，与当代现象学可谓不谋而合，这在两千多年前，很不简单呐！

当然，对神秘和神奇的现象，一代代的人总是试图给予破译，也不断地进展，但可以断言，无论科学如何发达，终究不可能有最后的答案。否则，这个世界也就太稀松平常了吧？

既然如此，我们就先打住理论探讨，讲讲我遇到的有趣的事吧，也算对“缘分”的经验性诠释。

2020年暑期，因房子装修住朋友家，晚上常带着小外孙到北京鸟巢

旁边的景观大道散步。每次到那里的一个公厕方便，就看到负责卫生的老汉在忙活，因打扫及时，基本没有异味。景观大道每晚都不下几千人，想想他的工作量多大，要多勤奋！问一问，是来自陕西的下岗工人。有一天天热，我们就买了两个西瓜，和小外孙一起送给他。他很意外，连声称谢。房子装修好了，也开学了，我们搬回去，也没时间到离得远的景观大道活动了。就换一种方式，到附近一个小区的游泳池去游泳。刚去没几天，就看到一位背影像那位老汉的人在打扫卫生，正面一看，果然是他，少不了彼此询问一番，他还不忘问候我的小外孙。嘿，你说巧不巧？

再说一件。本来我在前年决定带最后一届硕士生，去年因故又带了两位。我说这次他们可以做“关门弟子”了。因为前年的研究生名“子辰”，去年的两位一个网名是“如日中天”，另一个叫“赤道森林”。我说，带硕士生也三十多年了，好比从半夜子时到凌晨，又到

中午了，精力时间都有限了，还有博士生要带，当时和学生见面又是在“森林公园”，呵呵，应当“见好就收”了。没想到，这两位同学交谈起来，方知道他（她）们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种概率不大，但在我最后这届硕士生这里发生了。嗨，你说巧不巧！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信然！中国人把带有偶然性的相遇，称为既有情感又似乎有某种先天力量起作用的“缘分”或“缘分”，把人们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把彼此的社会性差异和隔阂，瞬间消解了，这种文化真是充满善心善意，也真是神奇！

其实，拥有同一祖先的人类，为了生存，跋山涉水，迁徙到世界各地。近两三个世纪，随着航海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互通有无，彼此关联，即使“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但相识了、成交了，就应当意识到大家是命运休戚相关的同胞。“亲兄弟，明算账”，但算账也不应伤害手足之情。

茫茫的太阳系银河系，只有这个小小的地球生意盎然，充满活力，是人类唯一的家园，这无疑是人类，也是整个生命界最大的因缘！我们既然自诩为“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那就尽心尽力地珍惜、呵护这份缘吧！

几首歌的时间

到人民中去
到成长中去
风雨兼程书写同心同愿的答卷
新的起点
爬坡过坎
告诉自己该怎样去拥抱时间
一百年

几首歌的时间
红色的奋斗的小康的歌
路上有你
路上有我
像不尽的浪花奔腾在历史长河
一百年
几首歌的时间

小我的大我的无我的歌
每一个你
每一个我
都是追梦的音符唱响复兴之歌
每一个你
每一个我
牵手家园
牵手美好未来

周卫平

仿佛在昨天
又仿佛久远
无法忘记承载信仰的那艘红船
从心出发
走进辉煌
山河见证了波澜壮阔的诗篇

（上接16版）

日前，地处利民开发区的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一“企”激起千层浪——截至23日，已发现79例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与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联，其中绝大部分为企业员工。

48岁的黄某某家住哈尔滨利民开发区玉乡村王太屯，3日至15日，他像往常一样在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上班，其间，8日参加了同村居民葬礼，14日参加了农村人口核酸检测。19日，黄某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由于黄某某是在应检尽检中被“前哨”发现的，当地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对企业封闭管控，对企业产品、环境、员工进行全面核酸检测。哈尔滨市有关部门透露，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发生的聚集性疫情，部分病例标本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望奎病例同源。

哈尔滨市卫健委介绍，在对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员工进行全面核酸检测的基础上，19日、20日又连续两次对该企业食品厂产品、环境大量采样，部分外环境和食品外包装检出阳性。

公开资料显示，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是黑龙江民营企业家百强之

一，业务集饲料工业、畜禽业、肉食品加工业等为一体，产品在黑龙江省省内占有不小的市场份额。一位受访政府人士表示，黑龙江正大“超级传播链”持续拉长，这表明，尽管企业和相关部门强化了疫情防控举措，但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定麻痹心理和管理漏洞。

有媒体报道，正大集团1月26日发布了声明，称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新冠疫情应急预案，立即停产停工，对全员进行隔离并做核酸检测，对库存产品全面封存排查，对环境进行全面消杀处理；对已进入市场的产品按照当地政府要求下架封存，全面排查、不留死角。

根据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的通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食品厂2021年1月1日以后出厂的产品采取了下架、暂停等措施，并会同卫生健康、疾控部门对下架暂存的产品进行抽样核酸检测。截至1月25日8时，共抽检样本92786份，已出检测结果91696份，尚未在食品和内包装检出阳性，共发现9份产品外包装样本呈阳性，均在黑龙江省内。

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存，这是亘古不变的辩证法则。萧红的人生导师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说：“这都不是事儿，干就完了！”

红萧萧，不落征帆。当萧红远去，呼兰城50余万百姓的生活还在继续。痛定思痛，黑龙江本轮疫情敲响的农村防疫和大型冷链企业防疫警钟，也在提醒全国各地警惕集中度高、关联性强、隐匿性强、传播较快等疫情新特点，呼兰的应对虽不是标准答案，但总提供了一些参考。

疫情防控措施最终还得落实到每个人身上。”黑龙江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剑峰表示，春节临近，人员流动会直接对疫情防控提出严峻挑战。如何挺过疫情的寒冬？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曾向小城的人们提出“人生是为了什么？”的疑问，而后的回答是“人活着为吃饭穿衣”。诚然，人活着，总要穿衣吃饭，但并不只是为了吃饭穿衣，还有生而不朽的奋斗，与病毒的斗争也是奋斗。面对疫情常态化，面对下一个漫长的冬日，面对可能的又一个防疫短板，我们有时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需要与过去旧的习俗，撕扯改变以至彻底的决裂。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存，这是亘古不变的辩证法则。萧红的人生导师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说：“这都不是事儿，干就完了！”

文》中说，“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面对仍在全球蔓延的疫情，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每个人都应是构筑强大公共卫生体系、夯实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基础的基石。

萧红去了，心有“不甘”。此番疫情，又有多少人，饱含多少不甘？面对沉重的疫情，病毒无常、城市无辜、人间有爱，我们唯有砥砺前行，在奋斗中百折不挠，在苦难辉煌中追寻回甘。

哈尔滨没有大海，呼兰却有一片“网红海”。沿着哈尔滨市滨水大道东行50多公里，大顶子山航电枢纽工程附近，位于呼兰区腰堡镇的蒙古村和西飞鱼村之间的松花江段，江面平阔、波光粼粼、浩渺无际，江畔沙细、浪涌潮奔、如同大海，当地人将这个打卡地标称为“网红海”。

如今，疫情下的“网红海”千里冰封，但人们都在